

中華郵政總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六年十二月出版

講演彙編

第三十期

講演彙編目次

短篇演說

勸仿造洋貨

治河

法令淺釋

管理寺廟條例

國民常識

移民論續

第十一節 移後的辦法

推行陽歷之管見

講演彙編

目次

譯 演 彙 編

目 次

二

人格修養

小兒不可胡亂花錢

生計指導

工業談

人力的工

說中國歷代發明的工

陋俗改良

戒吹

天足與小足之利害

續

附記

糾正陋俗布告

勸仿造洋貨

朱景珂

啊呀不得了啦 真正不得了啦 什麼事要這樣驚慌 要這樣嚇怕 沒有別的 就是這洋貨一件事 你們大家往自己身上瞧瞧 誰能够從頭到脚上不穿一點兒洋貨呢 穿得闊氣的 跟穿得漂亮一點兒的 那可以不必說 差不多沒有不是從外國來的材料

如令單單把極其節儉的莊稼老兒來說罷他的身上穿的是藍布大褂 青布馬褂 藍布袴子 白布襪 青布鞋 說來都可以算得是我們本國的出品了 然而細細一瞧 他的襪子是日洋布的 他的大褂是藍洋布的 並且織他的馬褂料 亦是洋紗織成的 你說怎樣的省儉人 尙且是免不了用洋貨 別有的有鈔愛花的人 可以不必說了 再往大家家裏一瞧 那洋貨之多 實在說也說不盡 頭一件就是家家離不了洋燈 短不得洋油 少不了洋火 一家男男女女差不多總要點子洋布衣袴 日常用的飯菜裏頭有時也要用些須洋糖 (就是淺黃色的糖) 如此看來

你說這洋貨用的地方廣不廣 消耗的地方多不多呢 一家一人如此 推想到全國 也必如此 你想一年之中 我國國民的錢 流到外國去 也就可想見其數目了 因為用的洋貨太多 所以把錢都流到外國去 我國內自然一天窮一天 但是眼瞧這許多錢流到外國去 竟就沒有 一點兒法子去挽回麼 在下到想了一個法子 並且很不難辦 全在乎 大家實心實力的去辦 沒有不成的 是怎麼樣呢 就是仿造洋貨 現在一般有資本的商家 大半都喜歡去販賣洋貨 因為洋貨的價 一天比一天漲 如今歐美各國 正在打仗 乘了這個機會 想在洋貨上發一注大財 這個思想凡在商界幹事的人 差不多沒有一個人不作此想 不曉得把外國人的餘利 算為自己利益 不管外國人掙了大利 自己掙他的殘餘小利 不但是算不得掙錢 而且於自己國家道德上 也說不過去 所以奉勸諸位有資本的 或是想販賣洋貨的 最好莫如拿些錢出來 仿造外國的式樣 造些出來 怕不能暢銷 可以比外國貨的價值減少 自然大家踴躍購用本國貨了 現在洋貨來路不廣 我國偷

若趁這個時候 暢銷國貨 不但挽回利權堵塞漏卮 如能做得好 且可以銷到外國去 利益之大可不必說 一定可以吸收外國人的金錢來 那時無論國家人民 還怕窮嗎 但是說是容易 做起來却也不易 不過也非難事 只要大家有愛國心 有毅力 有恒心 一面仿造洋貨 一面勸用國貨 自然可以成功了 至於今日呢 更有一句緊要話與諸位一談 就是現在吾人日用必需物品 如有洋貨國貨都有得賣的 寧可購用國貨 就是國貨比洋貨差一點兒 或是稍些貴一點兒 也以用國貨爲是 因爲用貴價的國貨 那錢總在本國人手裏總比用洋貨便宜外國人好些 所以請大家千萬切記這三句話 快用國貨 快用本國人仿造的洋貨 快去仿造洋貨

儉有三上焉者儉以爲人

聖賢也中焉者儉以爲己

善人也下焉者儉以爲子

孫愚人也（範身集略）

脚氣病預防法 此病成童與壯年者爲多婦人妊娠時及分娩後亦多此患住居南方多米食者不可不知脚氣病預防法(一)每朝五六時即起身爲三十分以上至一時間之戶外散步(二)減少米飯食量多食新鮮野菜之副食物(三)脂肪性食物宜減少(四)酒宜照量減去三分之二(五)嚴禁茶菓

(錄上海時報)

治河

綦曉菴

上回 我講治水 舉出三件 要緊的來 第一件 治水之來源 就是治山嶺平原用種樹種草的工夫 不教那土泥砂石 多多的沖在河身裏 開成個淤塞泛濫 第二件 治水之歸宿 是要那入海的水口開通 或用人力挖 或用泥船挖 或用愛遲斯法 教水自己去挖 總要那入海的水口 毫無阻碍 來源歸宿並治 那水來的慢 去的快 自然可以免災 第三件 治水之道路 就是來源的水到歸宿處 所走的路 上一回 是講治水的全局只可舉其大概 在治河上 僅僅說到 堤上種樹 河身疏通 那詳細辦法 皆未提到 因為關係甚大 所以今天 再把治河 特別的講他一番

河岸河堤種樹 並非是要大樹 民國三年 現任京兆尹 王公 在山東高密縣知事任內 適遭極大水災 縣屬膠河濰河 及其餘小河 無一不決口無數 王公 督率紳民 修堵以後 自己捐廉 在堤上堤旁種

樹 或是勸民間 自行種樹 都是用那楊柳樹的 枝子條子 密密的栽培 取其根能盤結 就得了 化費少 功效大 可以爲河邊種樹的法則 若要大樹 當河水盛漲的時候 遭上大風掀天揭地的 搖幌起來 豈但無益 且必有損 等他自己 慢慢有成了大樹的 根抵深了固了 也就自然有益無損了

或有人說 樹之所在 是利之所在 利之所在 是爭之所在 爭端一開 恐怕功效未見 那訟根已成 如何是好呢 我說 那也無甚難處 除了官堤官岸 樹利概歸公家以外 其餘的堤岸 樹利自然當歸地主 地主的地 成了堤岸 既失其耕種之利 自然當得這樹木之利 栽種之時 大家出些工夫 湊幾個錢 乃是爲免大家的害 決不能因此就教地主的利 失而再失 永遠隨水而去 所以訟根的話 就算是 不成問題

又有人說 樹之所在 是利之所在 樹利在河 又是賊之所在 前清光緒初年 各海岸上 栽了有多少樹 那時候 人家都不講什麼利

但說是 要成大樹林防避洋人木牛鐵馬的害 仍然是偷的偷 奪的奪 不多幾日 就報了個一律肅清 一乾二淨 種樹在河岸河堤 利又全歸地主 地主能保得住麼 地主保不住 就是河岸河堤保不住 河岸河堤保不住 就難免有水害 如何是好呢 我說 這個情理 怕的是 不能人人都懂得 若能人人都懂得 保不住地主之利 就保不住河岸河堤 保不住河岸河堤 就保不住不鬧水災 還有人肯去偷樹麼 就是有人肯偷 大家能容他麼 大家不容 他還有法偷麼 況且這是個法律問題我中華森林難興 全是因為法律不完全 或是完全了而不能實行 是要注重的 未知大家以為何如 至於種草 要取那根力最大的種子 其種盛行於外國 還沒傳到中華 但是我們原有的蘆葦之屬 也未嘗不合用 全在乎人而已

疏通河身 有兩件要事 一是淤塞處 要開通 一是彎曲處 要取直 開通淤塞 上回講的 愛遲斯法 可以治河口 也可以治河身 河身寬處 定是淺處 河身淺處 定是積淤處 用愛遲斯法 把河身寬

處 束而窄之 自然能沖去積淤而通之 這法雖不能常用 也不可不加研究 以作隨時隨地的豫備 挖泥機器 或深或淺 也要安排妥當 以我中華的情形而論 最要緊的 莫如人工 修路修堤用人工 開挖河身 更可以用人工 大江大河不論 普通小河 小淤塞處 少用人工可通 大淤塞處 多用人工亦可通 只要有人 處處留意 時時用心 有疏通 自然就無潰決 若說水勢過大 直漫河堤而出 那真是少有的事

彎曲處 要取直 怎麼講呢 按着物理學理 水的壓力 上下四旁 六面本是一樣大 河身就是彎曲一些 於泛濫決口上 似乎並無關緊要 但物理學理 乃是講得 穩靜不動的水 並非講得 乘高趨下 大溜直沖的水 河水常作乘高趨下 大溜直沖之勢 直沖的方向所在 就是力的偏處所在 彎曲處 都是在直沖處 強令折回 直沖之力 太覺偏重 折回之力 太覺為難 所以決口破堤之處 大約是在那彎曲處 不明此理 往往見那彎曲處 每成深坑 就說是有老龍惡蛟駐

紮此地 常弄神通 教他出水 豈不糊塗之至
彎曲之處 水力一面太大 可以破堤決口 一面太小 可以沈積砂泥
力大力小 兩方面互相作用 水就容易橫流 外人於此等處 除了
修堤合疏通 二法並用以外 還有一個法子 名叫取直 就是把那彎
曲處的兩頭杜住 對準方向 另開一道直河 雖然是損去一些良田
但那彎曲處 閃出來的地 總必損失的地還多 且可以永免水患 他
們這個法子 試驗天津的海河 上海的黃浦江 都說有效 我中華平
常河道 常有一彎幾十里 取直僅僅一二里的 這是人工能辦的事
並無難處 至於其中 免不了的小軛轆 全在管理的人 有好章程
決不可畏難苟安 鬧成個不安多難阿

取直 不過也是疏通的一法 工夫雖有不同 理性並無二樣 此外
屬乎疏通的還有鑿湖泊 開支河等法 一說人都明白 要做起來
却是不易 鑿湖泊的 大約是於河流傍山之處 或近沙漠之處 擇
其不毛之地 大處掘成湖 小處掘成泊 河水盛漲 可以從河裏流

入湖泊裏 以殺其勢 河水乾涸 可以從湖泊裏流到河裏 以助其
用 開通支河 可以把本河的水分到別的河裏 或是別的湖裏 大河
的水 隔海不遠 四面八方 吸收的水太多 一河宣洩不及 可以多開
幾道支河 教他宣洩得快 上游自然無災 說着容易 不做就難 不
先出力 不能免害 總要大家仔細酌量 要知道欲求永逸 非有一勞
是換不到的

還有幾件 關乎治水的 就是測地勢的高低 測雨水的多少 測海潮
擋水的時間 測地勢的高低 是以海面為準 要懂測量法 要用測量
器 積住的水若比海面高 開支河可以洩出 若比海面低 只可以用
機器排出 全在乎測量的人 能以神而明之 測雨水的多少 只用在
個嚴密的接雨器 雨過之後 記其多少 這並不是一天的工夫 也不是
一處的事情 是關乎行政的事 通國都辦 經過多年 可得那 雨水
最多的數 最少的數 不多不少的數 再推算那河道河身 最多能盛
多水 無論修堤 無論掘挖 自然能有把握 測海潮擋水的時間 於

天津一帶的水災 關係不少海潮漲時 能教河水倒流 人都曉得 海潮退時 河水還不能遽然下流 人也容易明白 初一十五的大潮 和初八二十三的小潮 均平起來 每日夜總有八九點鐘的工夫 河水不能下洩要和測雨水的工夫 相輔而行 纔不是轄鬧 以上所講 全在人事 人事可以勝天 也可以勝地 更可以勝水 水害既去 水利自興 大者可以行船 小者可以養魚 可以養水中一切的動物 深處可以栽蒲葦菱芡荷花 一切的植物 淺處可以作稻田 水有定道 各得其所 一滴水 正有一滴水的用處 害從何來 害從何來 怕得是 單顧眼前 不肯往長處打算 只憑我這 兩片嘴唇 有何用呢

小處常寬則省大

費（永懷堂口錄）

講 義 彙 編

格 言

十二

韓

魏公曰

內剛不可屈

而外能處之以和

者所濟多矣君子欲

有所樹立必自不

妄求人知始

錄嘉言

鈔

管理寺廟條例

文宗沛

古者有廟無寺 寺之所由來 當在漢唐佛法入中國以後 寺廟雖有不同 然同爲祭祀神佛而建設的 及到後來 寺廟也無甚分別了 佛是從印度傳來 大家想也知道 至於各種神聖 是怎麼的來歷呢 這却不可不細說一番 禮經上說的 應該祭祀的有五種 (一)法施於民的人 (二)以死勤事的人 (三)以勞定國的人 (四)能禦大災的人 (五)能捍大患的人 第一種就如后稷教民種植百穀(穀神)后土能平九州 (土神)堯能賞當其功 法當其罪 契能化民成俗之類 (這四人都都是以法施于民的人)故祀爲神 第二種就如舜勤衆事而野死 鯀鄣鴻水而殛死 冥勤其官而水死之類 (這三人都是以死勤事的人)故祀爲神 第三種如禹王修絲之功 平治水土之類 (這是以勞定國的人)故祀爲神 第四五種就如湯王以寬治民而除其虐 武王以武功定天下之類 (這是能禦大災捍大患的人)故祀爲神 以上五種的人

都是于國家及人民 有最大的功德 可敬可尊 可矜可式的 爲崇德報功 尊本重始起見 故爾祀之爲神 爲之立廟 叫後人以他爲模範 爲矜式的意思 並不是叫後人拜他敬他 爲求福求利免災免禍起見呀

所以古來的祭祀 除了這五種 及日月星辰 (因爲民所瞻仰故祀爲神) 山林川谷丘陵 (爲民所取材故祀爲神) 之外 都不列入祀典 就不應該祭祀 就如現在所祀的鳥獸草木各種之神 都不是正祀 後來出的聖賢豪傑 忠孝節義的人日多 所祀之神 所立之廟 也逐漸增多 然而總是本於上頭所說的五種標本 必須其人在世 曾經立德立功立言 有五種之一的 方得奉祀立廟 就如現在所祀的老子孔子 顏孟朱程關岳諸葛南霽雲張睢陽文天祥 以及忠孝節義種種的神 細數出來 那一個的行爲 不是可尊可敬可則可效 那一個不是曾經立德立功立言的呢 由此看來 就可以見得我國立廟祀神的意思 純是出于崇德報功 尊本報祖 並沒有求福禳禍 各種迷信的心在內 可見

我國祀神的道理 比世界各國爲正大光明了 及至後來 眞意漸失 淫寺遂多 青蛙妖狐 牛鬼蛇神 離奇怪誕 不可究詰 愚民無知 祈福禳禍 爲人笑話 這是應該取締的 并不能說是我國祭神不好呀 至於說到佛教呢 如天堂地獄 刀山劍樹 輪迴果報諸說 雖不免虛無怪誕 涉於迷信 然作善降祥 不善降殃 其中也有個至理在內 况佛的宗旨 在於普渡衆生 所以藉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種善因得善果 種惡因得惡果諸說 以勸戒衆人 又戒地獄輪迴諸說 以儆戒世人 所以能够範圍人心 使人不敢爲惡 甚至於大家都有一個暗室欺心 天鑒在上的思想 無形中消滅了多少罪惡 約束了多少人民 補救了多少風化 保全了社會上多少的安寧秩序 其功德實在不小 說起他的居心來 實與孔耶救人救世的心相同 說起他的道理來 似乎比耶回各教精微 所以佛教傳入中國以來 盛行千餘年 到於今日 寺廟 徧於各地 就是這個緣故

現在科學日昌 神權日微 所有神佛（靈魂之有無科學家 尙在研究）

上帝輪迴迷信諸說 自然破除 然而各教(如孔儒釋道回耶諸教)的精神 及其至理明言 妙道精旨 與古來的聖賢 英哲孝義節烈的士女嘉言懿行 無一事不可作爲後人的模範 無一件不可起後人的觀感 此等道理言行 無論科學如何發達 迷信如何破除 是萬古不能磨滅的 外洋各國 崇拜古時的聖賢英哲孝義節烈的人 也是這個道理 因爲聖賢英哲孝義節烈的人 必須千百年之內 千萬人之中 方能出得一個 食其賜者 不知若干人若干世 其人的言行必然可則可效 可尊可敬 譬如以關岳二人說 此二人忠勇愛國 又重義氣不怕死 大家去學他的忠勇愛國 重義氣不怕死的行爲 豈不是一個頂好的模範嗎 其餘的聖賢英哲 孝義節烈的人 都可照樣效法 如此說來 神佛是不可廢的了 神佛既不可廢 祭祀必須照常 若無寺廟 則神佛祭祀都無處安頓 所以現在保存神佛祀廟 并非迷信呀 現在有一種專襲外人皮毛的人 以爲我國崇拜土偶 祭祀多神 是極野蠻的行爲 不如改奉耶教 較爲文明 此等說話 却極可笑 因爲外國的

耶教 也同着佛教是虛無縹渺的 與其崇拜外教 不如崇拜本國之教 與其崇拜外國的聖賢英哲 何如崇拜本國的聖賢英哲呢 一來風俗不隔閡 可以引起人民愛國心 二來可以崇德報功 尊本報祖（我國所祀的神聖 都是有大功德於人民的）較去崇拜外人 豈不更是切實自民國以來 偉人志士出的太多 腦筋過敏 國內舊有的風俗習慣 無論好歹 都想破壞 所以對於國內的神佛 及各種寺廟 都想將他剷除毀壞 這些愚民有什麼知識呢看見神權範圍破壞心內必無天堂地獄 因果報應之說 又無古來聖賢英哲孝義節烈諸人的模範 所以全然不顧禮義廉恥 燒殺擄掠 只顧私利 亂無已時 這是一種原因 如此說來 可見這個迷信 是不可全然破除的了 信巫 信鬼 信風水信卜相 及一切邪說的惡迷信 應該破除 你看外人各處傳教 教堂徧於各地 教民徧於五洲 人心團結道德高尚 他又何嘗不迷信呢（迷信二字 當從大處解釋 凡是尊崇敬仰 都可作為迷信 若種迷信 又何妨呢） 所以我國要正人心美風俗 止殺 止亂 就不可

不將國內從前所有的聖賢英哲 孝義節烈的人 樹為模範 叫人景仰
 一面宣揚佛旨 絕人爭心 一面叫愚夫愚婦 懷福懼禍 較易入手
 既然如此神佛就應該崇拜 寺廟就應該保存 也就不待言了 內務
 部頒布這個管理寺廟條例 一面為保護寺廟而設 一面也有約束各種
 僧道 破除惡迷信的意思在內以後再為逐條解釋 以上說話 不免頑
 固 不識時務 知我罪我 也不暇顧及了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本條所稱寺廟以屬於左列各款者為限

一 十方選賢叢林寺院

二 傳法叢林寺院

(未完)

貧賤生勤儉勤儉生

富貴富貴生驕奢驕

奢生淫佚淫佚生貧

賤 (願體集)

移民論

齊樹楷

第十一節 移後的辦法

移民既多 不久人煙也湊集 物產也隆盛 早些的邊外荒涼 也不讓內地繁華 自然發達 還用甚麼人謀 不知內地雖說人滿 你看那地方風俗 是怎樣 地方政治是怎樣 若是新開地方 不造出一個新象 仍然是迷信鬼神 習尚奢華 體力懦弱 智識昏迷 沒有尙公尙武的精神 就讓人多 也怕不中用了 當這人民初到 要安一個穩固的根基 加一番精細的措置 以後教化他 保護他 容易辦理 容易成就 全看今日辦法如何

內地最難的情形 在這初開地方 要早些預備 近日新政日多 費錢日多 內地百姓幾不聊生 因爲款項難籌 就讓羅掘百方 也是無從措辦 若在新開地方 早日籌畫一切 費用都可在地畝裏預先劃出 應辦的地方政治 應用的地方財政件件算清 把未開的地分 撥出來

籌款不難 辦事還有甚麼難處

一在籌學費 興起地方 須要開民智 開民智 須要興教育 教育大興 每村至少也要有兩座初等小學堂 一座高等小學堂 一座工業學堂 裏邊司事教員 以及工業用品 每年常款 要有二千餘吊 內地村莊 辦到這樣光景的 真是千百裏邊找不着一兩個 若把新開邊地撥出二三十頃 作將來興學的根基 眼前毫不費力 便辦得穩穩當當 看那內地志士 扭筋拔力 忍譏受罵 到後來款項不足 仰屋吁嗟 比較難易 真有天淵之別了

一在籌警費 內地警費 大村五六百吊 小村一二百吊 在毫無公款 的村庄 排戶歛錢 活像叫化子沿門討飯 低聲下氣 主人沒好口味 也只得忍氣吞聲 鬧到歛不出來 警兵無事閒遊 董事也難於過問 若在邊荒裏邊 撥出十餘頃作警務費用 定然士飽馬騰 指揮如意 盡保護地方的責任

一在練鄉兵 邊地初開 餘匪未必遽然淨絕 若有大起土匪 巡警一

二人 不能抵禦 非有鄉兵 恐怕難於保守 只是槍械子彈 教師兵士 處處需錢 就說是家家出兵 那製辦東西 也不是赤手空拳 所能料理 若在一立村莊 便把這筆款 在地畝裏邊 割撥出來 又是想得到 便能做到的

一是設公所 地方政治 須有辦事的公人 也須要辦事的公地 自新政大興 學堂巡所以外 還要議事會 村役所 登記處 徵兵場 以至作工的工場 當兵的兵場 善堂 公園 圖書館 閱報社 所用公地 種種不一 建築的費用 修理的費用 陸續辦置 每年也要三四千吊 撥四五十頃 供給所需 也是開墾時容易作得到的

有許多設備 人們的習慣 人們的性質 自然比窮苦內地 養得高尙 養得活潑 只要開墾的人有思想 有計畫 這許多大業 一定能預備起來 辦理起來 但事機轉變 不可捉摸 若是初到的人 沒這種遠大的規畫 轉眼幾年 人又滿了 再叫人們捐辦 却難於登天 所以這種辦法 於政治有關 就是地方風俗 也由這兒可以成 由這兒

可以化 移民家不可不急急講求的
預備既周 風俗自善 我嘗見內地百姓 有少林會 五虎會 便有尙
武的精神 有迎神社 萬善社 便有仙佛的迷惑 如果學堂等類 修
造齊全 出入所經 耳目所習 久而久之 心思便合他融洽 就使
內地人民濡染已深 遷移過來 一見這整齊光景 便另有一種感覺
流轉腦質裏邊 漸漸把從前氣習 變化過來 這風俗良善 自是可以
預決的

胡文定公曰人家

最不要事事足意

常有些不足意處

便好人家纔事事

足意便有不好事

出來亦消長之理

也（彙纂功過格）

推行陽歷之管見

大興樂均投稿 不受酬

民國紀元 改用陽歷 原是最妥善的辦法 但是就這幾年裏頭看起來 總覺着有名無實 照這樣再過一百年 也還是改不成 現在又過年了 特把陽歷說說 就當作新年的祝詞罷

陽歷陰歷的道理

名稱 陽歷以太陽為主 不管月亮 所以叫太陽歷 簡稱陽歷 陰歷專拿月亮的走道定日子 所以叫太陰歷 簡稱陰歷

陽歷計年法 講歷法不得不先說一點天文 原來吾人所居的地球 乃是太陽系內行星之一 因為吸力的關係 他不能離開太陽 所以要永遠圍着太陽轉圈（一個圈 就是一年）可是地球自己每二十點鐘的時候 還要从西往東翻一回身 翻身到一個對頭 就是一晝夜（也叫一天）一年的功夫 他身已要翻三百六十五回身 還要零五點鐘四十八分四十九秒零十分秒之七 這圍着太陽走的這個大圈 才恰好對了頭 這便是陽歷的一年

閏日 我們雖能把三百六十五個晝夜當作一年，但是所餘的那五點四十八分四十九秒七，不足半日，無法安置，似此每年都有剩餘的零數，過了四年，差不多剛剛湊足一個晝夜，就把他加在二月之末，名爲閏日。這單是陽歷才有，又因爲四年所餘的，比一晝夜稍虧一點，所以每四百年內，再減去三回閏日（西歷一千七百一十八百一十九百，這三年都是遇閏不閏）如此辦法，要過三千多年，才差一天，到那時就加減一回，也不過是一天的關係了。

陰歷計月法 地球之外，有個衛星，就是月亮，地月兩星，本是同繞一個公重心，因爲月比地小，就說他繞地，他繞地走了一個圈的功夫，是二十七天零七點鐘四十三分，又因他們不只是一種走法的原故，每達到了日地月三星成了一個直線的時候，約在二十九天零十三點鐘，所以二十九天或三十天，就是陰歷的一個月。

閏月 月亮繞地球走了十二圈的工夫，實在不够地球繞太陽一圈的那樣長，所差在十天零二十一點鐘左右，若常按十二個月算一年，豈不

要鬧得四季都亂了麼所以必須用三歲一閏 五歲再閏的法子 才能把每年所虧的十來天補上這個道理 諸位想都明白的了

節氣 地球繞着太陽走 既有一定走法 萬不能因為遷就月亮 改變他的快慢 要打算問一年的事 自然要撇開月亮 單合太陽說 這就把地球繞太陽的那個大圈子 均分作二十四段 就是二十四節氣了 譬如地球走在太陽正北 就叫冬至 正南 就叫夏至 其餘可以類推 按這節氣計年的法子 就是陽歷 可惜當年既然知道有節氣 又拘着月亮這層 不肯改革 以致誤到如今 在下以為陽歷的節氣 比陰歷更容易算 諸位別忙 等我細細講來

陽歷陰歷利弊的比較

陽歷一年 最少三百六十五天 最多三百六十六天 相差不過一天很覺齊整 陰歷一年 少時三百五十多天 多時三百八十多天 平時名為一年 實不够一年閏年的一年 幾乎過了一年多 相差太遠 實在太亂這是陽歷比陰歷利一

陽歷將一年分爲十二段 因每段與月走一圈的日數 所差無幾 故亦名爲某月 可是每月大小 都有一定 如一三五七八十十二等月 永遠是三十一天 四六九十一等月 永遠是三十天 平時二月二十八天 每四年一閏 閏年二月 是二十九天 最便記憶 那陰歷每月的大小 一年一個樣子 年年不同 一個月都過到二十九天上 還不知明天的三十有沒有 這是陽歷比陰歷利二

陽歷四年一閏 每逢閏日 必是二月二十九天 陰歷的閏月 既不知准在那年 到閏年又不知准在那月 到閏月又不知有多少天 這是陽歷比陰歷利三

陽歷計算節氣 是非常容易 農民無須在日子之外 另去打聽節氣 譬如冬至 總是在十二月二十二三 夏至總是在六月二十二三 其餘可以類推 至於陰歷呢 往往日子之外 還要單記節氣 并且節氣合日子 也是一年一個樣子 相差也是甚遠 陽歷的日子 要找前若干天 或後若干天 爲某月某日 一算便知 陰歷日子毫無定例 無從計算

陽歷每年日數既同，凡遇按年比較的事情，最爲平允。陰歷各年長短不齊，無法比較。這是陽歷比陰歷利四。

自從熱電各學發達以來，全球的交通，一年比一年方便。從前老死不相往來的人，現在也要常常見面。世界大同，這句話早晚一定辦到。各國各事，現在的法子，雖然不同，將來必要採取最便利。最有道理的留下，其餘一概作廢。請看亞拉伯號碼，因他寫法省事。早在歐美通行，到今日已成爲世界的公字。法國權度，全用十位計算（不像我們十六兩一斤，一百八十丈一里）各國歡迎，認爲公尺公衡。陰歷既不如陽歷之有利無弊，萬無久存之理，與其遲辦了，被人家多笑話幾年，不如早辦。何況現在世界各國，用陰歷的只賸中國一國呢（俄國也用陽歷，因他是猶利安的歷書。比用革羅革理歷書的各國差幾天）在現世界立一個國，無論那國，他們的科學，若不興盛，將來一定滅亡。此次歐洲戰事，就是各國科學的考試，將來的勝敗，還是要拿科學的優劣評定。可見科學跟國家的關係，非常要緊。但是科學與迷信

在一國適成個反比例 當歐洲科學萌芽的時候 也有許多迷信家聽著這種學說 與舊說有許多不符的地方 頗生些阻力 到後來大家看見真理 處處可以實驗 就容易戰敗了迷信家 科學才有進步之日 我國科學不興 非常危險 提倡科學 固然一面應在學堂下手 一面也要破除迷信 取消陰歷 實為攻破迷信的第一良法 陽歷便是科學的先鋒隊了

人情進化 事情一天比一天複雜 學問一天比一天精密 一身的精神有限 凡事務要法子簡明 才便於記憶 中國舊有的陰歷 本不好記 如今未能把他作廢 平空又添出一個陽歷 弄的又是陽歷 又是陰歷 又是禮拜 又是星期 又是日曜 又是節氣 試問過這一天 要記幾種日子 有人說過渡時代 應當如此搗亂 可是若不設法進步 這個過渡 永遠過不去了 進步的法子無他 按着優勝劣敗的公例 把那贅疣的陰歷 完全取消 以後過日子 也好統一 (未完)

小孩不可胡亂花錢

錄星期報

小孩隨便花錢 最是一種壞習慣 尋常人家 往往一個小孩 一天要花銅元數枚至數十枚 莫說與錢財有損 就是有錢之家 不計較這幾個錢 亦有許多毛病 其一街頭小販 專賣小孩食物的 他那東西多不潔淨 不是油膩 便是黏滯 吃上容易受病 陳腐東西 受害更快 其二小孩吃慣零碎 到正經吃飯時 反不想吃 日久養成一種胃病 肚子堅硬 消化不良 其三花錢慣了 看見東西不管有用沒用就想買 要不給他 必至哭鬧 養成浪費之病 其四中國的小販賣 多係一種失教育的人 小孩嘗合這種人接近 必定跟他學許多下流毛病 最好是從小兒節制他 不許胡亂花錢 就是有零錢 想法子獎勵他貯蓄起來 買正經東西 或係關乎教育的遊戲品 習慣久了 他便不想花錢 諸位不信 照我的法子 試辦一個月 准見功效

小兒不宜與

老人共眠若

三四歲之小兒 體本不健一二年間與老人

同衾寢處其小兒

不免病死蓋老人之

體溫常低身體各種機

能多不活潑小兒體溫既

高機能亦甚流動則老

人吸收小兒之體溫

使之平均小兒身

體遂日見衰弱 我國習俗凡屬老人多喜抱

孫共榻不知

貽害匪細也

老 人 與 小 兒

(報 時 海 上 錄)

工業演說

綦曉菴

人力的工

以上所講 晝夜四時初一十五 是日頭月亮應該做的工 應該出的力 一時他也不敢懶惰 若是懶惰了 就天地反常 世界化為無有 返光含暖 傳聲成風 上升為雲 下降為雨 是空氣流水應該做的工 應該出的力 一時他也不敢撒滑 若是撒了滑 就風不調 雨不順 萬物都要滅亡 我們人是個動物的領袖 可以不動彈麼 可以不做工麼 可以不出力麼 這是斷乎不可的

我常聽說 最古的時代 人民智識不開 沒有什麼工程 就是有點 也都是極粗極笨的工 比仿要說他們住的 不是在曠野裏 就是在地穴裏 那曠野地穴 還算得是什麼工 要說他們穿的 不是鳥獸的皮毛 就是草木的葉子 那皮毛葉子 還算得是什麼工 再說到他們吃的

喝的 不是鳥獸的肉 就是鳥獸的血 不是泉水池子的水 就是草上樹上的菓 他兩手捧着喝 單手摘着吃 又待算得是什麼工 這樣粗笨 教我們今日打開古書一瞧 實在是忍不住的一聲大笑 又實在是忍不住的一聲叫苦 人家都說是今不及古 我偏要說是古不如今

那時候不但是工程粗笨 并且是要用力氣的事 除了人以外 就是牛驢騾馬也全然不曉得用 那水火合風合電 更不消說了 所以他們並不敢到遠處去 往來甚少 偶爾要到一個略遠的地方 既不知道騎牲口 更不知道坐車 只有憑着這兩條腿 兩隻脚 一步一步的往前直跑 所要帶的東西 只有馱在肩膀上 或是頂在腦袋上 那勢力大的 只有擎一根杠子 騎在上頭 教倆個人抬着 這算是莫大的體面 其實總是單單曉得用人的力氣 就完了 你們不要想我是故意的刻薄 中國人 那古時的外國人 也是一樣 或者還殆有甚焉 到後來 出了聖人 知道住曠野 住地穴 不是保命的法子 就教人架起木頭來 理成窠巢 住在裏面 可以躲避那虎豹豺狼 因此人就

都稱呼他是有巢氏 又有聖人 知道那喝涼水 吃生肉 不是養人的法子 就教人拏鐵鑽鑽木頭 鑽出火來 燒成開水 煮成熟肉 吃了喝了 可以防備那一切的病災 因此人就都稱呼他是燧人氏 他這個取火的笨法 我們讀過四書 知道到了孔聖人那時候 還是這樣的費那個冤枉力氣 從此以後 房子越蓋越巧 飯食越做越妙 衣裳越穿越好 直到伏羲畫出卦來 取出象來 以前單用人力做的工夫 纔知道馬牛的力氣 也是可以用得

易經上說 服牛乘馬 引重致遠 蓋取諸隨 此話是怎麼講呢 就是說照着隨卦的意思 纔知道套上牛 背上馬 可以把那些沈重的貨物 送到遠地方去 也就明明的說是 牲口的力氣 可以替代我們人的力氣了 可惜那時候 已經明白用牲口的力氣 造出船來 還只曉得拏篙子用人力撐 并不曉得掛上布篷用風力推 以後不知何時 船上也都曉得掛風篷 小車上間或也掛風篷 推磨的間或也用水輪 直到前清咸豐同治年間 若是沒有外國法子進來 我們就這個樣子 用風

水的力 用牲口的力 替代人力之不能處 帮助人力之不足處 也可以算得是開通 也可以算得是文明 有誰敢嗤笑呢 有誰敢輕看呢 不料想蒙古強盛的時候 出了個成吉思汗 往南打敗了金家宋家 又帶領人馬 往西打敗了俄羅斯 踏平了奧地利亞 制服了匈牙利 更要蹂躪了日耳曼全地 把他們的王爺將軍 擄得一羣一羣的 現於今欺服我們的那些西洋外國 沒一個不聞風而逃 所以不多幾年 到了呼必賚登極 就有一個意大利國的人 名叫馬可博羅 來到中國 做了大官 等他回去 就作了一本書 說中國地方怎樣好 怎樣可以發財 並說到你們瞧我這件破棉襖裏 是夾帶的什麼東西 不是出在中國燦爛的黃金豆子麼 這書一出 就有多人想着要來 但是從旱路來 必要經過那烏拉 葱嶺 天山等處的危險 既多深澗高峯 又多狼蟲虎豹 且常有斷路截劫的 因此口裏都空咽唾沫 那脚下卻是不敢實行

過了多年 那西洋外國的人都想到要來中國 旱路既不可走 爲何不

走水路 能從水路到了印度 就自然能到中國 但是水路更無人走過 危險豈不更大 直到明朝中間 意大利國出了一位窮先生 名叫卞倫布 討飯到了西班牙國 他的身子雖窮 他的心却是不窮 他心地既是個圓圓的 我從水路 坐着船往西直走 必定可以到印度 可以到中國 時來運到 那西班牙國的女王 聽了這個窮討飯的話 就給了他幾隻船 女王并把自己的黃金首飾玩好 送在當舖裏 做了卞倫布的路費 教他出大西洋 一直的往西 疾走不住下 試試能到印度不能

走了多少日子 遭了多少凶險 有一天忽然隱隱約約的 好像是看見一片綠草 卞倫布就催着水手快走 果然是無邊大地 卞倫布喜的無法 就抗著西班牙的國旗 大步跳到岸上 高高的樹起來 飄飄搖搖的 在那和風白日之下 卞倫布大大的施了幾個禮 他是個天主教人 我知道他僅僅的還不磕頭 就是了 并且高聲大喊說 得着了 得着了 這就是印度了 到於今付近的那些海島 如古巴亥第等 還叫

做西印度羣島 其實印度在西洋以東 那能在西洋以西 卽倫布新發
現的 實在是亞美利加大洲 隔著印度越走越遠 (未完)

人才非困厄則不能激

非危心深慮則不能

達 (錄嘉言鈔)

君子不恃千萬人之諛

頌而畏一二有識之竊

笑 (錄嘉言鈔)

平日千言萬語千算萬

計而得失仍只爭臨陣

須臾之頃 (錄嘉言鈔)

說中國歷代發明的工業

錄南通俗報稿

現在世界各國 沒有那一國不注重工業的 工業發明多的國家強 工業發明少的國家弱 工業日新的國家強 工業日窳的國家弱 因為工業的關係很大 農之所殖 商之所售 以及戰爭之所需 學藝之所成 無不依賴工業 倘若沒有工藝 人類簡直不能生存了 所以世界各國無不振興工藝 沒有的就從新發明 窳敗的就力圖改良 日新月異 爭巧鬪靡 說全世界是一個工業競爭世界 亦無不可 我國開化最早 是世界上最文明古國之一 思想學術 遠非他國所及 對於工藝的提倡 古時也很注意 考工一書 實為提倡工藝的鼻祖 至若效功按程 著於月令 日省月試 載在九經 當時工業的發達 鑿鑿可考 惟是漢秦以降 上不知獎勵重視 下不肯專志力行 所有的發明 旋得旋失 並以奇技淫巧為戒 到了今日 工業遠不及別人 可為浩歎 我今將中國歷代著名的工業 說明於後 一以表彰古藝 一以勉

勵後世使世界的人知道我中國人的工藝思想並不亞於別人咧。中國歷史可考的斷自黃帝。黃帝跟蚩尤戰於涿鹿。發明指南針。實爲近今航海最要的一件機器。那時黃帝又命共鼓貨狄作舟。邑夷作車。揮作弓。夷作矢。玄女做甲冑。胡曹作冕於則做履。雍父做杵臼。雖物多草創。要不得說不是後世工業的鼻祖咧。那時又有一位嫫祖教民育蠶。用他的絲做衣。實開近日絲界的特色。其在夏朝的時候。禹鑄九鼎。工程浩大。非近今所及。又因治水的原故。于舟上就加以帆舵檣篷以便行駛。那時又有儀狄作酒。烏曹做輓。昆吾作瓦。公劉作厚斗。叔均做耨犁。也都是有功工業的。其在周朝時候。周公做指南車。公輸般發明機器的學問。製造雲梯。駕空以攻宋城。又削竹爲鵲。在空中飛行三日。近世飛艇的製造。也不過彷彿着這個道理。至若周禮礦人一職。發明礦產。其利更加大了。

其在秦朝時候。蒙恬造筆。有功文字。又說咸陽宮中。有一塊方鏡。表裏通明。能够照見腸胃五臟。曉得疾病所在。近世醫術上。所用鈞

亞克司光機 亦不過跟此鏡同功 其在漢朝的時候 武帝作琵琶 以送公主 蔡倫造紙 以利印刷 又有一位張衡 精於天文歷數之學 作渾天儀 以測天象 又造地動機 以驗地震 真正是震古鑠今的偉製咧 又有一位方士 名教少翁因武帝慟李夫人逝世 自言能致其魂 夜設方帳 張燈燭 使武帝坐在帳中觀望 這就是影戲的道理 其在三國的時候 馬鈞作翻車 以利稼穡 諸葛武侯作木牛流馬 以運軍餉 其機器之巧 實駕近世的蒸汽機關而上 惜其法不傳於後世 可爲浩歎 其在西晉的時候 阮咸作月琴 來識作拍板 都有功於音樂 其在南朝的時候 祖冲之造千里船 試於新亭江 日行百里 就是今日汽船的鼻祖 不料我國二千年前 有此傑構 惜繼起無人 遂爲外人所長咧 其在唐朝的時候 工業頗盛 而活動雕刻 實爲一時的傑作 殷文亮刻木爲人 衣以繒帛 使他斟酒 絲毫不紊 又刻爲妓 唱歌吹笙 皆能應節 楊務廉刻木爲僧 行乞市中 其靈敏跟殷文亮所作的一個樣子 又王瑊刻木爲獺 可以捕魚 韓志刻木爲貓

可使捕鼠 當時並無電力磁力 可以利用竟能製造這種活動雕刻
真正令人欽佩 其在五代的時候 馮道發明印書術 實為傳播文明
的利器 其在宋朝的時候 絲業最為發達 繡花於帛 實開美術上的
生面 又有一個湖寇 名叫楊太 浮舟湖上 往來如飛 其舟以輪激
水 不用帆艦 縱橫江上 官船遇了輒碎 此係近今兵艦的先聲 惜
其法亦失 又有神臂弓離地三百步外 可貫鐵甲 宋軍拒金 多倚此
為利器

其在明朝的時候 砲火很多發明 洪武年間 都督平安做火傘 上用
鐵槍頭 環以響鈴 又裝製火藥 把他發火 就可以駭潰敵騎 景泰
的時候 應州有個百姓 姓師 名 製造一種火銃 頃刻三發 能
及三百步外 天順的時候 參將房能言做九龍箭 一引火即九箭齊發
正德的時候 西班牙葡萄牙二國的人來中國互市 巡檢何儒得他的
礮制 造出一類礮 發彈及百餘丈 當時謂之佛郎機礮 又有一個總
督 名叫翁萬達 製造三出連珠 百花先鋒 俱便於用 又作地雷砲

實爲劫營的利器 又有一個御史名叫張鐸 做出十眼銅砲 大彈發及七百步 小彈發及三百步 又作四眼鐵鎗 能够發及四百步 至於清朝高宗時候 有個姓戴的 發明一種機槍 形如琵琶 能發二十八響 可惜其法不傳 此外中國的製造 如走馬燈 如風箱 都寓有至理 特不能推廣 以妙其用 可爲歎惜 至於雕刻印章 繪畫山水人物 各國雖盡力摩仿 猶不能得其神似 誰說我中華人無工業思想咧 唉 近世歐美各國 強國的利器 若鐵道呀 輪船呀 兵艦呀 飛機呀 礮火呀 我國數千年前 或數百年前 都已創造在先 明其作用 無如歐美各國 日日日新 我國日日日窳 不單只不能够力圖改良 並且把真理遺失 無人傳授 推究原因起來 在上的把工業看得不要緊 不肯提倡 在下的也把工業看的不要緊 不肯研究 所以落在人後 可爲歎惜 我願我國的國民 大家注重工業才好

講 演 彙 編

故 事

四 十 二

治

將皂莢樹刺與韭菜

小

根煎沸水盛清淨

腸

便桶內坐上薰之至水冷

氣

爲度永不再發錄

法

上海報不可不知錄

戒吹

錄黑龍江通俗報

現在有許多的人 往往犯好吹的毛病 喜歡說大話 自己恭維自己 自己誇獎自己 說自己怎樣的了不得 如何的闊綽 那般的能幹 不 但自己歡喜恭維自己 如若談起他的老子哥哥來 不是說是個大財主 也必說是個大官員 並且又說那位督軍是他什麼至親 又說那位省長是他的什麼好友 又說他的路徑多 手眼大 怎樣揮金如土 那般神通廣大 無的說成有的 假的說似真的 談的天花亂墜 吹的比海螺還響 其實毫沒有一點真情實話 全是憑空捏造 好像是得了風狂胡說亂道的一樣 又好像是睡在被臥裏說夢話一樣 莫說他是瞞不過人 縱然能瞞一時 終必被人看破 那時被人笑話 自己也難為情 更何況旁觀者清 當他在那裏神說無疆 信口開河 手舞足蹈 自鳴得意的時候 那知旁人早已噙了鼻撇了嘴冷了齒瞋了目 他越吹得响 旁人越瞧不起 越瞎說越討厭 噯 列位你看這是何苦乃爾 所為何

來呢 偏偏有好多的人 不知猛醒 雖看了許多的臉嘴 受了難堪的糟蹋 熱嘲冷諷 挪揄刻薄 他還是江山易改 本性難移 不改脾氣 仍然瞎吹 那真正是可惱 又真正是可嫌呀 我今試講一二寓言 列位一聽 便可知好吹的是沒有好下場的啣 有一盞燈 因為油上的多 光亮很足 他便大吹起來說 他的光亮比天上的星斗 還強得多 至於地面上的電燈 皆不及他的亮 可是那時也沒有那個翻駁他 只好讓他去吹 不料他越吹越上緊 又說天上的月亮也不能比他的光 那知他正在胡說亂道 得意洋洋的時候 忽然起了一陣狂風 便將他吹熄了 一點光也不留 他的主人只得用火再點燃 乃挪揄道 你還吹不吹 你看電燈他不但怕風并不熄 并且連點也不點 自己會燃 至於天上的月亮星斗 那更是千古不朽 萬代常留的 你怎能說比他還強呢

(未完)

天足與小足之利害

錄陝講案稿

纏足之害 給大家說個大概了 至於天足有什麼利益呢 大江南北 天足甚多 所做的職業 大半耕桑漁樵畜牧等事 嘉定縣多有織草履的 婦人因為天足 便於操作 田中諸事 婦女往往代夫作勞 烈日如火 田泥如湯 婦女赤足坐橫木上 腳踏桔槔 取水灌田 前清高望曾有兩句詩 說東隣新婦剛三日 便脫紅裙踏水車 確是紀實 如係纏足 那有這樣便利呢

江西地方 有龍南定南虔南三縣 天足婦女 多能糾衆幫丈夫打架 且不必論他鬪械之事 有理無理 只就救丈夫之急說 巾幗中有尙武精神 也算是個特色了 古來兒女英雄 或是爲父報仇 或是替夫雪冤 人也不少 如係纏足 又那有這樣便利呢

湖南地方 天足很多 每年農忙時候 婦女在水田插秧 行路的人 偶有駐足端相 (俗呼審視爲端相) 的 便舉田泥擲擊 人都不敢欺

講演彙編

陋俗改良

四十五

每 沅陵麻陽各縣 前清科舉時代 生員出赴科場 婦人往往担挑行李相送 若是纏足 怎得有這樣便利呢

四川地方 現在天足最多 聽得人說 起初婦女們 仍尙弓鞋 自從明朝末年 遭了流氓張獻忠之亂 群以纏足爲戒 因爲張獻忠屠四川時候 鋤去婦女小足 聚成山尖 以爲笑樂 受了這一番懲創 這陋俗就改了許多 常觀清人筆記所載 四川婦女 日中赴市 買賣物件 游行自如 若是纏足 怎得有這樣便利呢

廣西地方 各縣本多天足 不僅苗人的女兒爲然 他們職業 也是耕樵漁牧 繡織等事 自不必說 柳城來賓等縣 還有做昇輿（俗名抬轎）生活的 如坐者爲男 抬者爲二女 好像八卦中的坎卦 坐者爲女 抬者爲前女後男 好像八卦中的震卦 其餘也都類此 俗名爲八卦轎 只看他一個瘦怯怯的女子 能抬起轎來 若是纏足 怎得有這樣便利呢 上邊說的這幾條天足的便利 不過略舉出各省的風俗罷了 或是耕田採樵 或是栽秧種稻 或是桔槔灌田 或是爭鬪尙武 或是經理商務

或是昇輿營生 不管他所幹的職務純正不純正 大家自有公論 我
說的意思 是極表示天足做事便利 并不引導婦人都去爭鬪 都去抬
轎 大眾却不可誤會了 現在文明進化 天足婦女受過教育 所操的
職業 甚為高尚了 有作教員的 有作看護婦的 有辦理手工的 有
提倡蠶業的 一時也說不完 特請大家 把這小足的利害 兩下裏比
較比較 自然就明白了

爭訟無論勝負都是要吃
虧的爭名有害爭利也有
害 (錄湖南通俗報)
好子不耕爺娘地好女不
穿嫁時衣這是為有志氣
的人說的(錄湖南通俗報)

治 冬 瘰 之 秘 法

人之手足每於嚴寒之時必生冬瘰
(或名凍瘡)初起或痛或癢一經潰
亂穿破勢難速痊且受累不堪茲有
一簡便之法如手足冬天覺熱癢者
是冬瘰初起之象祇須用粗草紙燒
而燻之即愈若已成未穿或已穿破
用山楂(水菓店有賣)數枚去核搗
爛塗於患處約四小時取去(不可
棄去)迨明日覺稍愈再塗約三四
次必愈不費多資最爲便利

記 上
海 報 不 可 不
知 錄

京兆尹公署糾正陋俗布告

爲布告事照得本京兆尹奉到

內務部訓令大意說是我中華民國自建設以來業已經過六年不幸屢遭變亂紀綱漸廢以致社會人心愈趨愈下道德禮義若亡若存現在如不速爲救正將來更是不堪設想是以特將有害世道人心較爲重大的四端令本公署頒發白話布告以便周知等因爲此編輯白話頒布各縣仰即一體遵照此佈

一戒早昏 早昏的害處大則傷生 小則妨學 而且所得子嗣 非弱即癆 種性傳衍 家國交病 所以我國古訓有男子三十而娶 女子二十而嫁的說法 西俗民法中也有不及成年 不得婚配的規定 可見古今中外 凡是文明國度 絕靡有拿著婚姻大倫 殖育婆道 看成兒戲的 獨我國今日陋習相沿 大半婚配年齡 都在成童上下 甚至年未及壯 便已抱孫 其猶駭人聽聞的 至有指腹定婚 拳母生兒 婚姻視爲

兒戲 人道等於犬馬。其用心之謬誤約不出下列數端：(一)因年老子幼 管家無人 不知年歲過輕的兒媳 決難勝管家的重任 甚至禮儀應對 亦所未嫻 翁姑娣姒 難免外視 以感情不能自抑的少女 又時有四圍交迫的疑憤 不幸更有人從中離間 加以撥唆 恐怕演不出意外慘變 已經邀如天之幸 此等事實 鄉里不少流傳 耳目豈盡聳聳難道還不足為早婚的殷鑒嗎 所以如要真正管家 第一先戒早婚(二)豔羨數代 同堂的虛譽 所以汲汲早婚 不知數代同堂 萬非早婚所能辦到 因為斷喪太早 年壽愈促 不但同堂之慶強求不來 反因早婚之故 發見許多孤丁絕戶 希望與結果 適得其反 直是愚不可及 而且幸能五世同居 唐代九世同居的張公藝 曾自號百忍堂 試問普通的人 容易忍得許多不能 要說不能 是福是禍 正自難言(三)是拿兒婦當作苦力看待(儼然是野蠻人種奴虜婚的性質你說可恥不可恥)所以希望早娶 試問兒婦縱不足惜 自己親生骨肉 也不怕戕賊身體 醫得眼前瘡 剜卻心頭肉 親生兒子不能不算是心頭肉

戕賊了親生兒子 僅僅換得苦力一名 試問誰佔便宜 誰算吃虧
 俗諺有早生兒早得濟 早娶媳婦早生氣的說法 其實娶妻未必便要
 生氣 種種意外的不幸 都壞在一個早字 愚人不察 純粹把生氣兩
 字 看成是娶媳婦的必然結果 遺本齊末 異口同音 實在是愚得可
 憐 須知爲父母的有萬不可諉卸的天職 有不宜太早計的事業 萬不
 可諉卸的天職 就是教育子女 不宜太早計的事業 就是早婚 而且
 以子女早婚的錢財 易而爲教育子女的費用 不過一轉移間 便可轉
 禍爲福 緩急不分 輕重倒置 知養而不知教 愛之反以害之 天下
 最失算的事 莫過於此 總之早婚一事 關乎國家民族的盛衰 自然
 爲法令所不容 就算僅爲家族幸福的障礙 本尹亦豈容膜視 自此以
 後 爲父母的務各打去妄念 努盡天職 當從教養二字踏 實做去
 以子女有無職業爲憂 以子女能否樹立爲慮 有職業便是佳兒 有佳
 兒自得佳婦 家庭有佳兒佳婦 自不患無孝子慈孫 宜爾室家 樂爾
 妻孥 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那是絲毫不爽的

二禁短喪 我國立國精神 全在禮教 送終爲教孝大端 尤爲禮教的精神 如果舍己從人 隨意重輕 便是將禮教二字根本取消 便是國民根性上 先已失却獨立 試問我這國度還有獨立的能力麼 譬如有一忠厚傳家的人家 因爲子女失業 治家無人 他却不知教育子女入手 徧說是忠厚之過 從此便不顧家聲 一味機械變詐 專作欺心味良的勾當 試問他算善變不算善變 將大比小 家國一理 可見這短喪是萬不應分了

古人云 移孝可以作忠 又云孝弟爲人之本 短喪的人 大本不能算是不虧 根性不能算是不薄 至性骨肉 他都視爲等閒 利濟民生 忠愛國家 試問還能指望他嗎 所以古人對於墨經從戎 奪情任職的人物 無論如何 勢不得已 總不肯輕意恕過 就是這種道理 我們有時還藉口者種故事 試問古人的學業事功 難道都不可學嗎 自己的根性惡劣 只能學古人的短處嗎 實在令人不解 吾不知主張短喪的 究竟是何居心

西俗凡是成年的子女 都要離開父母 自營生活 送終大典 缺欠一些 猶自可說 我們究竟是何所取義呢 難道父母担負我們子女教育 是担負的不當 所以子女提倡短喪 報復不成 吾願醉心歐化 妄議紛更的青年學子 清夜捫心 仔細想來

父子爲天性至親 三年之喪 在聖人準情制禮 原非強人所難 其實劬勞的大恩 屬離的至愛 按諸實際 豈是三年五載 可以盡情 所以古人說是抱恨終天 哀思罔極 而且國家既未議更張 人民自宜遵守成制 萬無一國之中 可以自爲風氣 妄事紛更的道理 况我國喪儀已由繁重 而日趨簡易 禮崩樂壞 已難藉口 遵制成服 實本人情 自非靦然人面 甘淪禽獸 何忍標異流俗 自昧本源 且既爲法紀所不許 尤必爲人情所難容 秉彜具在 曷勿凜省

至於惑世誣民的風水之說 競奢鬪靡的厚葬之習 邀福或反以得禍 (指風水說) 慢藏適足以誨盜 (指厚葬說) 自是吾國一種敝俗 更宜切實痛戒 不得仍蹈故轍 禮俗興而民德厚 是所切望 (未完)

吃自來火救命方浮萍草 拈

梗 生甘草 川連 蒲公英

(以上各三錢) 生山梔

山豆根 連翹 番瀉汁 (

以上各四錢) 銀花 生大黃

(各五錢) 黑大豆馬料豆

綠豆壳 (各八錢) 井水三

大碗煎透冷服吃兩帖後須吃

麻油淨糖 (各四兩)瀉則命

保 忌葷熱物

徵稿規則

- 一 來稿須用通俗文
- 一 來稿須不背本編宗旨（宗旨見第一期例言）
- 一 來稿以洞明京兆風尚土宜及歷史地理上興革大端可資觀感改進者爲合格
- 一 合格之稿一經本編登錄每千字稿金一元至二元其不願受酬者酌贈本編若干期以答雅意
- 一 前項來稿如本編認爲必須修正時得酌量刪改但刪改不及十分之一者仍照原稿字數奉酬
- 一 來酬論無長短均須一次寄完
- 一 來稿須繕寫清晰並書明姓名住址以便寄奉酬資
- 一 不受酬及不欲登錄姓名或刪改者均聽投稿者之便但須先行聲明
- 一 本編認爲必要時得出題徵稿
- 一 登錄與否原稿概不奉還
- 一 來稿登錄後如發覺爲勦襲過半或全編勦襲者除未付酬金得由本編聲明停付外其後之稿本編概不登錄但由文言改演者不在此例
- 一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增改